

三・雲霄飛車般的異國生涯

從未夢想出國的傅申，因普林斯頓方聞教授及第一任夫人王妙蓮之助，而入美國名校，得博士學位。畢業前，與王妙蓮合著第一部英文著作《鑑別研究》，奠定其學術地位。兩年後，又為耶魯大學藝術研究所聘為教席，四年後因耶魯不接受同時聘請王妙蓮，而接受華府佛利爾美術館之聘為中國美術部主任。因故與王妙蓮分手後，經人介紹得識東北籍女子曹秉祺，趁傅申出訪中國大陸時搬進傅申家同居並結婚，因恩師之子介入而陷入悲劇，四年餘解脫，離婚返臺。



傅申寫書法的神情。

[右頁圖]

傅申 趙之謙集陶淵明五言詩軸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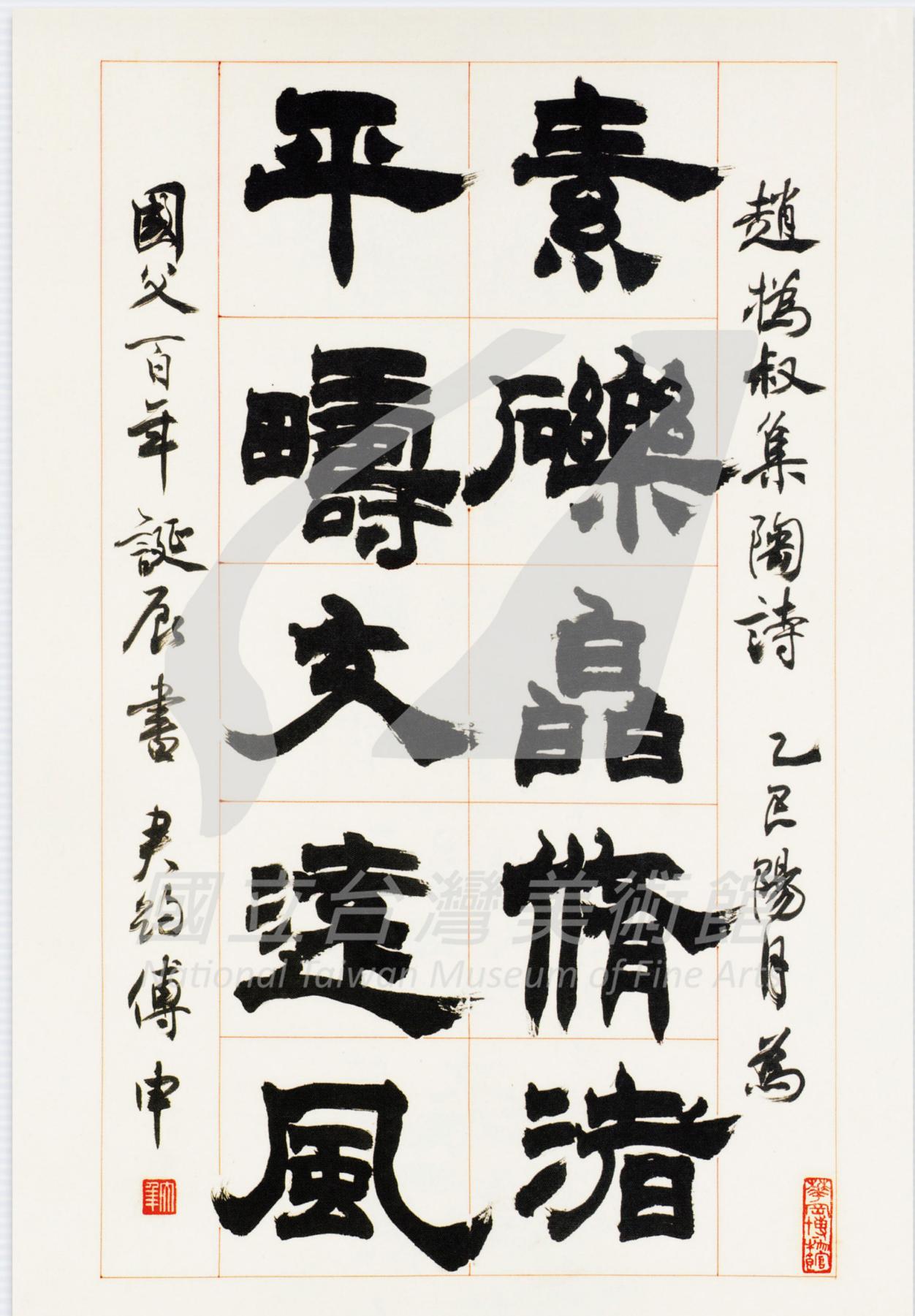
隸書 67×44cm

釋文：素礫皛修渚 平疇交遠風 趙撝叔集陶詩

乙巳陽月 為國父百年誕辰書 君約傅申

鈐印：大年（白文） 華岡博物館收藏印

傅申按：一度自號「大年」，此自刻印。



第一本英文著作《鑑別研究》

傅申初到美國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大考驗，同是藝術史領域的第一任妻子，生為美國第四代華僑的王妙蓮，無疑的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貴人之一，兩人濡沫情深，從生活到求學，王妙蓮都給了傅申最大的協助。197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出版，他們倆合寫的《鑑別研究》(*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是他們共同的心血結晶，後來成為美國藝術研究所裡中國藝術史研究領域的教科書，成為傅申在美國奠定學術地位的關鍵著作，卻對王妙蓮沒有多大的助益。

上一世紀的70年代，美國的女性主義運動才剛剛開始，女權還未獲得彰顯，學術界對待女性仍是非常的不平等。在王妙蓮的伴讀下，傅申不但從普林斯頓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還順利取得在耶魯大學教書的工作，然後在華盛頓找到自己事業的舞臺，同是藝術史學者的夫人王妙蓮，處處都得以丈夫的出路安排為優先，她自己的事業卻始終無法展開。而且，因為沒有幸福童年的傅申對生兒育女有很深的恐懼，更害怕自己會生出像妹妹那樣智能障礙的孩子，再加上求學時期拉得很長，四十歲還在為博士論文奮鬥，決定不要子女，使得他們結婚十餘年膝下猶無子，這對王妙蓮而言真是萬分委屈。因為在耶魯大學接到續聘三年的聘書時，傅申同時收到華府佛利爾美術館的邀聘，傅申趁機要求耶魯大學同時聘請王妙蓮專教大學部，她不但母語是英文，而且循循善誘，教學效果不會差，傅申則專教研究生，但是遭到耶魯大學的否決，於是傅申決定應聘到華府佛利爾美術館工作。當時王妙蓮在華府及維吉尼亞州找教職都不順利，雙重的打擊造成他們兩人只好協議離婚，後來王妙蓮與一位美國駐韓國退休大使來天惠(William H. Gleysteen)再婚，如願以償生了女兒。王妙蓮因為對中國古典音樂的熱愛，從中國藝術史轉而研修中國音樂，如今已經是一位優秀的古琴演奏者，她的女兒也已經長大成人，而她依然十分優雅美麗，歲月似乎在她的身上並未留下多少痕跡。



1981年，傅申為佛利爾美術館舉辦中國古代書法展寫大字海報。



傅申與第一任夫人王妙蓮合影。

波折與災難

1981年，傅申和王妙蓮離婚後，卻是他人生一場將近十年大難的開始。他在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擔任中國美術部主任的時候，經朋友慇懃在東北同鄉會上介紹認識了一位高挑時尚的美容、美髮師，第一次見面就覺得兩人的生活與思想有距離，之後並無聯繫，過了一兩個月後，兩人在華人的聚會中巧遇，看到一身白色運動服的曹秉祺才稍有好感，之後開始交往。1983年，傅申到中國大陸收集張大千資料，預定去三個星期，把鑰匙交給交往中的曹女，請她每週末到家裡為二樓陽臺上的盆栽澆一次水。結果，等傅申從中國回來，發現她已經搬進他家中的一間臥室裡住下了。再過了三個月，有一天，她去電美術館邀傅申共進午餐，出現時穿了一身紅衣，配戴了珍珠項鍊，先開車帶傅申去公證結婚，傅申就這樣子被動地結了第二次婚。

傅申 潮風橫幅 1984 隸書
69×136cm
釋文：潮風
甲子秋夜 君約傅申
鈐印：虛室絕塵（白文）、筆歌墨舞（朱文）

婚後傅申的所有薪水收入都必須全數交給那個「老婆」，此外從前的積蓄也全交給她管理，而且每週只能領二十餘美元的交通及午餐費。



傅申 潮風橫幅 1984
篆書 69×136cm
釋文：潮風
甲子秋夜 君約傅申
鈐印：虛室絕塵（白文）、筆歌墨舞（朱文）



傅申 捲起千堆雪軸 1984
篆書 130.6×68.5cm
釋文：捲起千堆雪
甲子秋 傅申書
鈐印：忘其筆墨（朱文）、
傅申（白文）



搏風鼓蕩四溟水
展翅鵬騰六合雲

一九七〇年暮冬雪後君約傅申書

傅申 搏風鼓蕩四溟水

1970 行書

釋文：展翅鵬騰六合雲

搏風鼓蕩四溟水

一九七〇年暮冬雪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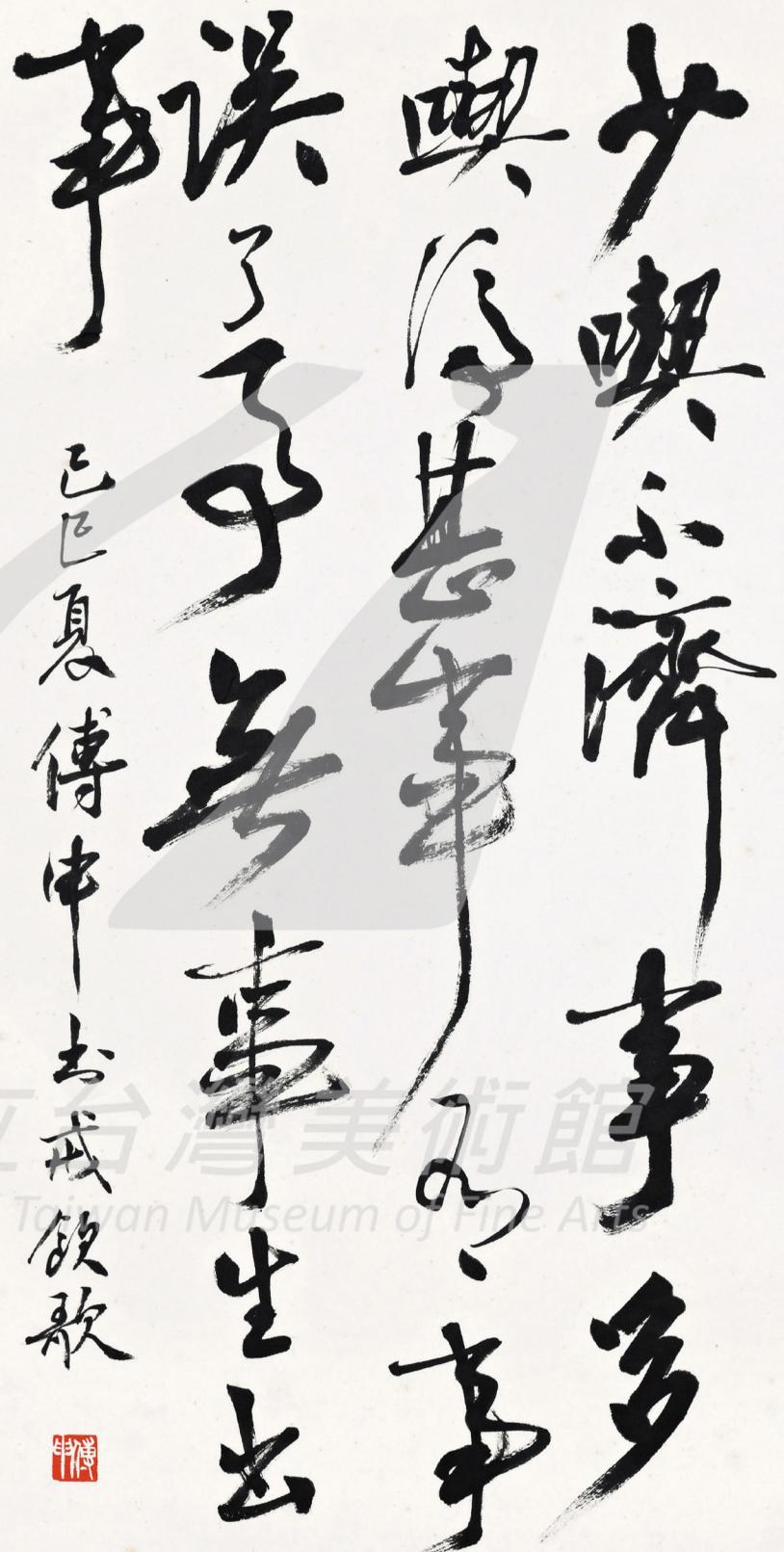
君約傅申書

鈐印：傅申（朱文）

疑心病重的曹氏，其實婚後沒幾個月就開始大吵小鬧。這樣過了一陣子，她愈來愈變本加厲，曾經一再拿起廚房剁雞骨的菜刀高舉手中，命傅申由她唸一句，逼傅申照樣寫一句，逼迫他寫「自白書」及「悔過書」，經由她修改後，再逼傅申用毛筆抄寫一遍，簽名蓋章後鎖在她銀行的保險箱內。那樣的生活令傅申痛不欲生，卻只能息事寧人，她以此作為控制「先生」的法寶。

後來，傅申在臺灣師範大學的恩師的兒子，由傅申推薦到美國密西根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留學，一年後又經傅申的幫助到佛利爾美術館實習，借住在傅申華盛頓的家中，沒想到竟然是「引狼入室」！傅申的前妻曹氏和他墜入情網。有一天傅申辦公室換了新的電話機，上面有很多訊號燈，傅申看到電話紅燈亮了，以為是他的來電，接起來竟然聽到曹氏和在實習中的那位師弟正在說情話，最後一句說「中午老地方見」。原來，他們經常中午約會，在下班前曹氏把他送回來，然後師弟跟傅

申一起搭地鐵再轉公車回家，這樣已經有好一段日子了。由於事態愈來愈嚴重，傅申每天中午省下吃飯錢才能買一臺小錄音機，開始祕錄存證，準備打離婚官司。（我和傅申結婚後，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傅申辛苦錄到的十幾卷卡帶轉錄成兩卷精華版，不但聽到他們不堪入耳的對話，也聽到他們如何密謀要摧毀傅申名聲，證明那些日後到處寄發的黑函，就是他們的蓄意所為。）傅申後來聽從佛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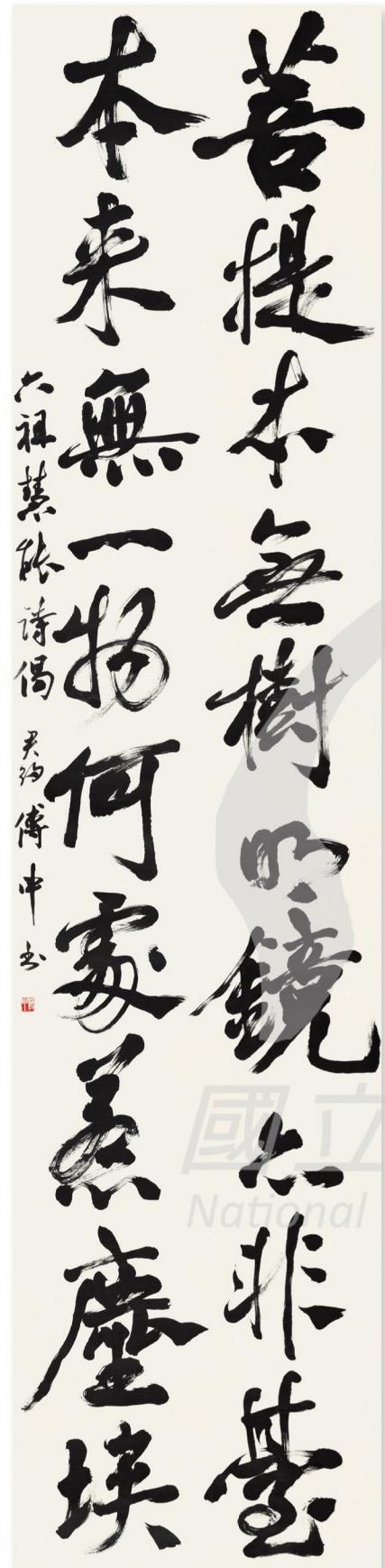
傅申 戒飲歌小軸 1989 行草

釋文：少喫不濟事 多喫濟甚事

有事誤了事 無事生出事

己巳夏 傅申書戒飲歌

鈐印：傅申（白文）



美術館館長的解說：私下錄音，是侵犯隱私權，在美國法庭不可以用作證據。他建議雇用法院認證的私家偵探，剛巧傅申趁返臺要照顧心臟病開刀的母親，需要傅申簽字的機會，雇了兩位美國合法的私家偵探，才成功追蹤到曹氏與師弟踰矩的證據，並遞交法院傳票，經歷像電視劇那樣的情節過程，最後才得以無償離婚，但歷年積蓄全被洗劫一空。

二度離婚後的傅申已經是個支離破碎的傷心人，1994年，他接受當時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所長石守謙的一再邀請，回臺任教。但是，惡意攻擊傅申的黑函持續寄往和傅申專業有關聯的國內外大小機構和圈內人，甚至媒體界，連我在和傅申結婚的前夕也接到用打字和剪貼製作的幾封黑函，要阻止我嫁給他。為了幫助傅申，我建議他將我轉錄的精華版錄音帶寄給那位介入他們婚姻的師弟。傅申第二次婚姻不僅差一點澈底毀掉了他本人，他所經歷的痛苦和災難，只能用匪夷所思來形容，而且，日後還繼續衍生出其他的不幸事件，簡直可以拍成電視連續劇。

傅申求學和就業的順遂，在美國博物館界的順風順水，都無法平衡他在第二次婚姻所遭遇的不幸與折磨，在美國的二十五年生涯如坐雲霄飛車，高低起伏十分刺激與驚嚇，實在不應該是一位單純的學者會經歷的瘋狂人生。



左起：傅申、雷德侯、石守謙
合影。